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六十一目録

江西建昌府

何喬新　張昇

江澂　羅玘

羅汝芳　何源

補遺

黄肅　夏良勝

何垕　李遜

程櫛　張櫕

江西撫州府

王經　孫大年

周忠　吳仁宗

吳世忠　陳九川

譚綸　舒化

補遺

吳華　洪範

劉穎　劉昺

劉世享　易文

章袞　黃希憲

魯佩　周孔教

湯顯祖

江西建昌府

周顛仙

周顛仙建昌人　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自言生於建昌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於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

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此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胸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蝨子曰幾何對曰一二三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爲說於是與新衣易之顛者舊褡膊於間[illegible]

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煆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殽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

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於
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有二十三日果不飲膳朕
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
所飲食者盡出之於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
之弗出酒過酣甚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
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閑
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省未幾朕將西征九
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
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
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

行爾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件者來報朕不然其說命多令人棄顛於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於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

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

使我來謁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
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
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
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
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
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
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
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
金甌子內喫一甌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
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

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葛蒲香酸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内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沓

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鑴
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决矣故紀之以
示後人

吴　毅

吴毅南城人性敏學贍學者尊稱爲學海先生洪武
初徵拜博士典籤預修大明律令尋致仕歸教授鄉
里爲文古雅不事雕琢有學海集

朱大中

朱大中新城人博學能文洪武初爲國子助教侍從
講書多所裨益後致仕歸仍給俸尋復徵聘而大中

已歿詔賜楮幣以營葬官其一子

饒禮

饒禮南城人自幼敏學識者知為偉器永樂中為國子生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秉道嫉邪得風憲體累遷河南左布政使為政寬恕惠澤及人十方黎庶咸愛戴之

甘霖

甘霖南豐人永樂丙戌進士為御史執法不阿有黃主事者鄉人也失律笞殺之不少貸衆愕然曰張鎮周不過如此才敏甚與李立齊名

李立

李立南豐人永樂乙未進士爲監察御史廉重剛正不輕許予發姦擿伏風紀肅然貪墨者望風避去金壇縣民被誣爲叛立廉得其情爲平反之　上目爲小李而不名仕終按察副使

賴巽

賴巽廣昌人永樂己未進士爲監察御史廉正有威執法不撓官吏敬憚甞出使廣東待占城使臣私相語曰此御史嚴肅威甚而不可犯累官按察使

鄭誠

鄭誠字文質建昌府南城縣人自少刻志問學選爲邑庠生究春秋之旨同輩自以爲莫及永樂辛卯應鄉薦入爲太學生夙夜淬礪器宇日充歷事冬官以勤慎自效擢爲吏部司務於職克稱尋以侍郎師逵薦陞考功員外郎誠雖年少居要職動履謙恭事先輩以禮殿最一無所徇人以是多之未幾丁內艱痛念母疾弗克躬侍湯藥哀毀逾禮及葬陰雨不止號泣籲天天立霽人以爲孝感所致制未終特起改文選員外郎尋轉郎中時同官孫瑛號稱狷介少許可於誠獨加敬讓宣德丁未歸省還朝仍故職五年庚

戌以少師蹇義薦爲吏部右侍郎選任精審敷奏詳
明尤爲衆所推　宣廟嘗召問庶官品級及居職者
賢否誠歷對稱旨遂受寶帶襲衣之賜十年　英宗
嗣位益致公勤雖故舊執贄見却不納鄉人有爲太
學生者於誠有宿怨及當受官自謂必見抑誠惜其
才擢寘五品其所守所行類此正統戊午以疾卒於
官　上遣禮部尚書胡濙致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大
學士楊士奇作墓誌稱其御史不威而嚴下亦莫之
敢欺權貴有所干不肯苟狥親故有干弗得者造誣
騰誹知而弗校友諸弟事師如父交友以誠有淪落

憂患者極力扶之遇名賢子弟率異視之其天性仁厚如此

何文淵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淵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哉識者歎其不凡永樂初選補邑庠生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仁宗即位命考四川吏治時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禄昭妻與者首氏什伽私什伽懼罪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

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所部軍討之詔遣人訟究淵移檄止所調軍具以事聞於　上遂白其宄經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笑而却之宣德改元庚戌　上以蘇松等郡任郡守者弗得其人命大臣各舉賢能者蒔都御史顧佐薦淵知溫州府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

輸之民多破產淵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富者得幸免度其貧富高下列爲簿籍而民獲其平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大姓兩家故有怨成爲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淵聞之曰以五百人之干法遂調兵追捕民見兵至勢必逃入於山林以激變禍且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爲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見耳今聞捨

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人謂片言止亂賢於百千萬人遠矣壬子冬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謁見遣其子問道懷金鑪於旅館淵慰諭却之過客聞其事者因扁其處曰却金館政聞　上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獎勞賜宴於庭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之者甚厚既復任感　上寵遇知無不爲化行既久民皆信服歲旱齋戒禱於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州盜起羣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乃於要害處設官防守俄有

一人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淵詢知賊據烏風洞爲巢穴遣經歷往捕之悉得其渠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平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淵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淵抗言不爲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於郡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朱良觀兄弟感泣退而親睦之行擢刑部右侍郎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衣蔬食處之怡然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

祭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入貢謝罪羣臣復請討之淵上書大畧言麓川一彈丸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一闢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與琛入貢若或冥頑梗化則相機擒勦如此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議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有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淵具言

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殺今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況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輳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遍多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以疾力求罷 上許之已巳八月車駕北狩郕邸攝位詔起爲吏部左侍郎北虜也先請遣大臣迎車駕還京廷議不決淵倡言於衆曰此事雖十上章不得請不可巳也於是自草奏同羣臣詣闕力請鑾輿南還明年陞本部尚書致仕歸卒晚號鈍菴奏議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皆行於

世

鄧棨

鄧棨字孟擴建昌府南城縣人永樂辛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在臺有能幹嘗奉　勅清軍伍威而不苛懲而嚴上不廢法下不拂民及巡按蘇松秉道振紀發奸摘伏不事紛更故吏雖畏而民益懷之正統三年以才譽陞陝西按察使操履清嚴下人莫之敢欺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陳公鎰以代還掌院事同心肅度多所裨益十四年北虜犯順太監王振勸英廟親征棨同吏部尚書王直等力諫不從遂扈

駕北征至大同宣府屢疏回鑾言甚激切不報至土木之變從人曰　駕不可回公可脫去棨叱之曰鑾輿不返何面目求活見人耶且追且戰遂遇害贈右都御史謚襄敏官其子瑞大理寺評事

賴瑛

賴瑛廣昌人永樂戊戌進士爲監察御史剛明直亮遇事敢言激揚善惡允愜輿情憲度肅清獄無寃滯累官至参政

揭稽

揭稽廣昌人永樂辛丑進士居臺官正色立朝介然

有守出外治廉恕忠勤赫然有聲海南天妃廟靈應使者過必祭焉稽當考察時渡此惟投一詩云秉心玉潔與氷清黜陟廉貪佐聖明若載苞苴并土物任教沉在此滄溟仕至兵部侍郎

饒秉鑑

饒秉鑑廣昌人正統中鄉舉狀貌古臞若不勝衣然才氣鋭甚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當官苦心焦思晝夜不息官至廉州太守及退休尤惓惓於厚俗濟人又倡爲義倉備荒賑所著有春秋提要

俞泰

俞泰南城人正統中由監生爲御史激濁揚清有聲于時孜孜以正綱紀去貪墨理冤抑是務風紀肅然豪猾不敢肆至於處己待人斷獄應事皆敬慎詳審官至廣西僉事

左贊

左贊南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吏部郎中豪邁不羈至其爲文謹繩尺崇理致讀之温然可愛尤精於隸端重奇古得二蔡筆意爲　憲宗所稱善官至右布政使而卒

黎崇

黎崇南城人居父喪哀毀踰禮啜糜飲水三日不進鹽菜旦夕哭臨不輟及葬結廬墓側三年不櫛沐不留意於家事惟以文公家禮自究終喪猶縞衣糲食每遇諱日輒嗚咽流涕與同邑潘烈新城余永壽皆以孝行重於鄉國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建昌廣昌縣人吏部尚書文淵第三子也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翰林修撰周旋嘗至其書齋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桱通鑑續編也曰子桱書法視諸子何如曰先輩

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旋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泰庚午赴江西鄉試時姑蘇韓公雍巡按江右欲私見之辭不往及入試主司天台章陬得其文擢置第一監察御史周孔明以東園方典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甲榜翰林學士江淵亦避嫌移置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及東園致仕迺登甲戌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巢縣

令閻徽少學於東園以白金文綺爲贈力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賄也對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景泰七年春權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夔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爲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檄收糧至則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之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東園憂解任歸宋樞密陳文定公父葬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爲東園宅喬新曰暴人之父而葬

吾父吾不忍爲也繼丁母夫人憂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隸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横冒禁法司每優容之裔新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繇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 英廟實録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司寇特屬之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閲之曰紀實而飭以文視諸司惟謄吏牘者大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戸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産者舅子死其孫訟於官指揮使袁彬囑抑訟者抗執不可悉奪財産歸

其孫彬怒欲因事陷之遣覘事者百端擿摭卒無毫
髮可指爲罪者吏部尚書李公秉知其賢屬薦於
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暨抵任浙寇千餘人至壽寧
等縣盜採銀礦所過剽掠至則募鄉兵擊之斬首數
百級擒其魁寇敗走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
以兵甲自隨縣官捕之輒抗拒不服幾二十年乃設
方略生致其父子置於法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數
通海寇爲患乃殲其餘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
久絕有司責民供歲課民多破產特具奏減二縣銀
課三之二都察院副都御史滕昭巡撫福建檄巡汀

邵延建乃遍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僻不供徭賦因白滕公即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法令龜山先生將樂人子孫微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為戍卒所據乃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畝與其子孫閩番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力辭不得廼受而輸之庫及陞河南按察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以薦授閫職行時執犀帶銀器為贐乃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間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喬新曰令賑貸止於秋

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
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
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所部
守令有貪橫病民而恃有強援者悉劾其罪而置於
法鈞州趙某飲於陳氏酒肆乘夜渡河溺水而死其
子訟於官謂爲陳氏鬬殺而投諸河誣服坐繫有年
喬新讞之曰酒肆民居櫛比使鬬必有聞知肆距河
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柰何以單詞成罪乎
令有司驗屍腦有沙石而陳之誣始白兩覲京師同
覲者多重載遺權貴獨僦車以行所載書籍朝服而

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巡撫都御史檄賑之乃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荆民以徭役不均訟於臺劉公又檄理之驗其丁口登耗資產厚薄列爲九等以輕重授役民咸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時山西邊歲旱饑穀價騰踴乃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北虜寇邊乃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奉　勅清理刑獄辯沉冤察隱匿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得末減召爲刑部左侍郎

屢辯疑獄請託無所徇屬官畏其嚴莫敢恣睢者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驚駭紫荆居庸二關尤急時　勅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嘗獲虜諜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又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潛遁不果用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　上命往賑之許便宜行事乃請於　朝發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民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塚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餘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

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奢僭淫暴等罪且云有
異謀　朝廷命往訊仍囚愛以待　命喬新言楊氏
據有播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
長囚禁羣夷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候
輕者發遣　上從之既而訊鞫知友實欲奪愛宣慰
肆爲誣罔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仇殺遷友他郡
邊夷以安及　孝廟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到任僅
二月召爲刑部尚書在南都常言沿江蘆洲卒爲中
官占據有訟者輒云買物進奉今　陛下既罷貢獻
乞以蘆洲給還軍民由是牾中官意及在刑部拒絕

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壽致仕家居十餘年卒賜祭葬

張昇

張昇字啓昭號栢崖建昌府南城縣人性機高朗耻逐促促者伍爲文務明正典實勿煩雕琢令迂譎以害道領成化戊子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憲宗時銓衡塗壅衛所員濫并常平均田四事求宜於時會於道者策之昇對稱 旨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在翰林益觥觥自持不少刓觚角十四年陞左春坊左賛善兼修撰十五年陞左諭德仍兼前職二

十二年丁憂弘治元年起復歷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時大學士劉吉用事威權隆赫又善駕馭言官莫不昏暮款門乘倖取悅聽風旨指劾諸司舉朝凜凜無敢少忤其意者又忌昇抑之昇以劉吉抑已因天變劾奏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吉尚留上疏極言劉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其指使害人貴戚萬喜依憑宮壼兇焰薰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囊詞甚激直吉諷六科十三道如魏璋等交章劾昇陰阻言路遂左遷南京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未任丁憂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言官

甘爲鷹犬不愧後　孝宗知内閣與言官交通之弊於言官犯法不少假借而一時言路始清肅知懼不敢聽人主使舉劾人者皆昇一䟽之力也五年吉去召復原職七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每侍講經筵閑雅詳明於篇終必有規諷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　上誦之以資起沃九年陞禮部右侍郎時尚書金谿徐瓊左侍郎新喻傅瀚並出江西士夫歎賞以爲盛際昇又逴厲骯髒視卑陬呫囁之態不啻若臭穢於徐所行匡翼甚多十二年轉左侍郎十五年瀚卒於位進本部尚書益明習禮制隨事獻納

凡釐祀典擇賢才禁奢靡重名器省供應可身任者次第行之每遇災異率羣臣修省措切無所忌時崔志端以樂舞生爲同官每裁抑之御史楊儀之子從禮曹游偶遇昇捷之儀遂劾昇不報癸亥大明會典成以總裁以下賜燕禮俱查舊章舉之三知貢舉於壬戌乙丑二科懲巳未之弊頃陳條件酌舊規附新[illegible]以[illegible]先律故事訖無敢諱者會　孝廟賓天　武宗嗣統凡吉凶祭祀冊拜慶賚及儀物制度觀其會通無違禮尋加太子太保正德元年侍經筵賜白金綵幣車駕視太學賜坐彝倫堂丁卯逆瑾竊柄爲晉

藩事惡其不附己擠之遂勒令致仕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僖

江瀲

江瀲南城人成化辛丑進士歷知縣建平寧海三縣所至廉靜有聲其行政能以三代井田經界爲重奏行親爲履畝定賦湮圯者悉罷其征且致麥秀兩岐之瑞陞松江同知改淮安節愈厲聲愈馳擢四川僉事清理屯田鹽法公私皆便三載懇乞致仕

羅玘

羅玘字景鳴別號圭峰建昌府南城縣人母傳淑人

夢紅光燭天天有物輪囷類牛旋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天熊俄墜而寤越三日生兒時頭角嶄異奇氣勃勃童時言議動作皆不肯後人嘗與羣從兄弟遊遇遺金衆爭趨攫玘獨礫視之未嘗色動讀書目數行下若涉獵不經意而大義了然父西莊遣入邑庠初謁尹尹以少易之試對偶出奇響應尹爲刮目初治春秋旣冠改治書及長樂謝士元守郡集郡彥講誦又改治詩博洽深奧儕類皆莫敢望而文尚奇崛力追古作者試於鄉六七竟不爲有司所知成化乙巳應例入監時丘文莊公濬爲祭酒議南士不聽北

留玘固以請至三受朴而鋭不少挫丘心異之然猶
且數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倔強乃爾耶玘昂首大聲
對曰惟中秘書未讀耳乃姑留之而識其名於堂柱
越數日季試稿立就若宿構焉六館士數百人無能
及之者丘驚歎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
過也更命作長安賦賦成以爲可步兩都遇知厚輒
賛賞之丙午試京府時李文正公東陽傅文穆公瀚
同典文衡得其文奇之以魁多士榜出相慶以爲得
人明年遂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益肆力古文欲
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皆推遜弘治已酉授編

修名益重求者戶屨相接然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酧應常杜門謝客終日苦思必得意乃始命筆意苟未愜稿雖數易不厭也每一篇出醲郁頓挫多不經人道語士林傳誦文體為之一新志在經世限職守變不得施遇時事可言者輒以已見發諸奏牘而主於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知武岡州劉遜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髑 孝宗怒併下詔獄玘上言遜至付所司鞫明公法具在豈遽按而遣之即有不白救之未晚泮等疎狂誠可罪然在 陛下宜優容之以全 國體又主事李夢陽以論劾張

鶴齡忤　旨收拷玘又上疏謂鶴齡親在肺腑　陛
下固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瘐死或自裁乃滋爲鶴
齡累　孝宗感動薄泮等及夢陽之責中官李廣死
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
斥逐玘謂具贍攸在不必指其名而暴其惡也宜諭
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識者韙之己丑
考滿陞侍讀正德丙寅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四年
轉本寺卿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又嘗一再署國子
監及通政司之事所在必究弊壞而更新之堂隸有
募役銀相承以給私用獨卻弗受寺外之侵疆既復

遂以是創爲吏舍百餘又拓之以新庫閣葺古祠留守諸權貴見其挺扳不羣往往嚴憚自戢都人遇於道亦皆肅然時　武宗臨御已六年而前星未耀中外臣庶人人憂懼自危而莫敢以爲言者乃連疏請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潛奪奸雄睥睨之念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國諸老一無所顧蓋雖遠去　闕廷而其憂世之心懇懇焉未嘗忘也壬申秋滿三載入京至艮鄉以老請得歸歸山中貽書知舊猶輒以時事爲慮然絶意聲利城府無無[illegible]逆濠素重之嘗問以僉帛使及門乃豫走旁邑避不與接濠亂已病卧聞有

司將舉義猶豫未決力疾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年七十有三居家孝友處宗黨有恩然義所不可雖親之命不肯苟徇其事師交友之道庶幾古人官兩京鄉人以公事至者䘏其艱危惟力是視必歸於厚蓋鍾奇氣而生其心迹類以奇自見可謂一代之人豪云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

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于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盥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録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其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

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爾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縱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乎地著此一畫耶乃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眞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

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問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聞之愕然翁又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此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令入部爲郎

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立爲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于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卽如我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焉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卽不然

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
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
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趂此合并一
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
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中娓娓發明音吐洪
暢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
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
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
大學覦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其治東昌如
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

服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泰贊捧入京禮成遂
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
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城下劒江趨兩浙金
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
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
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
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
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
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
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

九月朔輿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月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

何源

何源字仲深號心泉廣昌人力學攻文以嘉靖丙午魁於鄉登己未進士筮仕得嘉興令嘉興素號繁邑仕籍多而田賦廣世俗所易濡染者源奉父愛民如子守官如水之訓朝夕書于紳自製文以矢于城隍之神曰所不以愛民守官爲事者神所必殛民以事

訟于庭黑白已定徐而委曲諭之諭而能自悔解者
聽諭而再理道又涉于梗者始威之故人人皆得其
情而去公庭寂然儒生爲武弁所陷幾于褫衿佩矣
白于當道得直乃其後竟以大顯郭杰以鍜獄誣服
閉沉寃者十年㕓知行奸謀殺者郭明也釋杰而罪
明邑人稱神君歲當攢造鄉官以受寄爲常忽一日
五鼓遣吏取圖書實數即集胥史于衙扃鑰之查與
冊無異同即據實塡造一時不得高下其手詭寄之
弊十去七八靖江王盤遊至浙所過騷動時饑民待
賑者數千人源令其鼓譟請賑不逾時潛去當道有

總理鹽法者欲增課額源以民方苦倭萬一鹽徒朋
引禍且不測止之便七邑遂皆按堵如故巨商吳瀛
徽人也泒造便民倉三十間以寬民力瀛倚總督胡
爲鄉曲具詞祈免竟罪瀛而堅造如數胡公怒以爲
抗已徑按嘉興下考察之令實欲中以危法也源從
容條請公大奇之署上上西水驛衝疲甚取回縣自
供應過客多不之西水而之苕溪郵傳大蘇年饑申
請緩徵銀六千兩米三千餘石議次年徵補尋復爲
次年慮通查五年銀米之餘所請之數額不虧而民
自便在任二年餘官舍蕭然民有喫水還錢之謠壬

戊内召爲水部分司于呂梁怡然就職商船往來不
費遥結人甚便之築單家口大堤三百餘丈省官銀
二百餘兩總漕陳梧岡公題請減河夫工食下所司
議中辨利害數千言得不減建孔子觀呂梁書院乙
丑調兵部職方司主事至京三月當滿考大司馬虞
坡楊公署之日作縣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治洪
則利所必興害所必革名臣之裔公輔之器將服公
爲知人明年春有宣府之役賫餉金以實邊其意實
欲知邊鎮之要害夷情之出沒爲異日大受地也既
報命轉本司郎中條陳兵事日夜題覆不休有　旨

內豎三人典京營本兵郭欲從之源草疏力諍止太和山太監舊守地方科道各疏乞罷守旨六下不允獨允源疏朝紳韙之南京新立振武營軍悍不可制奏罷歸本衛隱患頓除虜犯石汾永平堂卿罷免奉旨何源着留用疏乞養病得告家居改南銓不赴壬申起勲部郎癸丑薦補考功郎甲戌轉文選郎時久任方行朝論紛紜不一源在職一年奬恬抑競存大體略細故津要之門閒如僧刹後來者多舉以為型範云陞太常少卿轉大理歷南吏刑侍郎卒七十一嘗謂人曰　主上容我以明農自老則何暇問及人

間事若出而徒自優逸如負此心何

補遺

黃　肅

黃肅字子邕新城人洪武初自北平來見　上以爲禮部主事明年陞本部侍郎時　國方初剏稽古禮文之事肅討論潤色居多已降工部郎中隨陞工侍郎轉尚書嘗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罰俸一年出廣西行省參政所著有醉夢稿王忠文褘稱其簡易平質一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習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物理之故最

深云

夏良勝

夏良勝字于中建昌府人弘治丁卯江西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丁外艱服除授刑部主事調吏部時彬寧蠱惑　武廟下詔南巡中外洶洶因與進賢萬汝信連疏力諍下于獄拷掠毒至復矯　㫖廷笞之瀕于死者數四落職歸家設塾教授生徒嘉靖初元詔補考功員外郎轉文選郎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嘗道脩撼降知茶陵州三年薪俸悉入公帑時議其矯曰良勝待罪臣也此寧足贖乎明年仇者摘議禮稿

以聞逮繫臺獄三年謫戍遼陽時遼士從者數十人作爲歌詩怡然自得以病卒卒後二日　詔至起用不及聞矣

何垕

何垕字朝舉新城人幼自力於學以聖賢爲必可致與里中鄧康羅修撰倫游有省歸而日夜自淬於慎獨克己之功至終夜不就枕窮年不出山葢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荅兄所責逋括所有代之償無慍色毋喪苦塊晝哭不絕言動葬祭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三年無

識不識無不噓唏歎悼曰孝子孝子也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官戸曹司錢貨出納精嚴　正德間逆瑾聞㞐有古琴一張諷欲得之㞐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出知程番有反火屛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厭尤邃於易多所自得後進生徒質經疑義不遽應必從容玩諷竟日乃兩端以告問者心厭而反平生無虛言飾行第進士仕三十年蕭然四壁無贖鍰之金纔沒子孫貧不能自存

李遜

李遜字時敏南豐人進士正統初知嘉善機警有吏

才下不能欺然性寛易民有犯小過笞之未嘗褫衣九載將行民乞畱陞俸復任三載陞知廉州府

程櫛

程櫛字文純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禔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充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松江府學松習靡櫛乃力鎮浮誕嚴斥奔競之習繩履畧以為先直指使視學一生于講末致頌美嘗紙倍當道出櫛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林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民竈賦徭多奸弊釐正之歲

旱蝗民饑㮚亟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
雪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以便轉運凡與民興利
去害悉力爲之後轉上元縣在畱輦下俗雜政殷繁
闔攄驁臺省牽制㮚壹意利民弗稍趨避內璫以事
過金陵所至需索米廩外無備也璫怒欲辱之㮚抗
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
死獄莫爲直㮚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
公費後咸守以爲法簽宰二邑三入　覲自乘一馬
从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歷南刑主事郎中守
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㮚勖力振釐

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收軍簿覈丁馬除補疾作致仕去

張櫝

張櫝字叔養新城縣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由婺源知縣選湖廣道御史巡按山西建言　廷杖罷職隆慶元年召復原職巡按滇定陞尚寶卿累陞南工部侍郎

江西撫州府

王經

王經字孟遠撫州府金谿人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雞已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映簷光而讀之尋患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巖光瀾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其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義塾曰[illegible]壽聘余太史員為五經師松滋去金谿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至正癸卯丙申科孟遠兩以

是經取江右鄉貢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漆溪刪禮記疏爲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山林耶適徵命至幡然而起擢爲理官詳刑决獄人自不以爲冤朝廷鋤刬吏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爲隴西縣令至泗州卒性剛方或有過面折其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母老有疾且死孟遠籲天請捐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之所著書有金溪縣誌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

干卷

聶大年

聶大年字壽卿世爲撫州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進士爲翰林侍讀尋改中書舍人　成祖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鑾暍死後五日乃生大年大年少穎悟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意古文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趙松雪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傳於遠邇母九十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

如此　詔旌表其門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
仁和教諭賓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幣交走
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凡所經歷遇佳山水
及古人遺跡必見諸賦咏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
年秋朝廷有史事徵諸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退
卒所著有冷齋集

周忠

周忠金谿人少頴悟既長通舉子業　國初召見青
龍殿奏對稱旨寵賜優渥從征湖廣特命參謀左右
後欲大用之屢辭不就洪武初復詣闕獻太平六十

策遣使沙漠不知所終

吳伯宗

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直不肯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還賜衣鈔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

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目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寔爲三河知縣謏薦人詞連伯宗復降爲翰林檢討明年卒爲人温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集

王汝績

王汝績金谿人由舉人分教福建政和九年教有成績至京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州絳在周

爲晉國在漢爲絳一封邑其地包汾隰士㶊民繁產
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徙于訟績至州謂人給則教行
知教則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興之視民業有
偷惰者董之不數年民業饒給乃大修孔子廟益廣
學宫築興禮義教養其修絳俗日變爭訟衰息獄至
空虛績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
因貧緣爲奸民茹其毒績即有事但書片紙爲期約
布告鄉市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
遠輸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績則布帛輕裘諸物
任民所齎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在官九年考績

行有日疾作卒年五十五

吴溥

吴溥崇仁人洪武庚辰進士歷官翰林編修修撰永樂初遷國子司業為人清慎嚴重造次以禮其教學者必致力本源居官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家雖貧常分俸以給親故及卒無以為歛

鄒艮

鄒艮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任松溪邵武知縣境内大治松有銀鑛中貴主持為民患奏罷之陞衡州知府政善民安致仕居鄉正身率物時稱古人君子

吳昌衍

吳昌衍臨川人永樂辛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劾都御史陳智廷論偉之時議欲移邊城衍奏以勞民傷財後必致患事遂寢致仕家居不妄交接卒年八十有餘

王英

王英字時彥别號泉坡金谿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時　成祖方銳意育才　命翰林學士解縉選進士穎秀者與狀元曾棨等同入館如二十八宿之數俾盡讀文淵閣古今書　命大官日給珍饌月賜燈油

之背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
退英在二十八人之中每爲儕輩所推讓後 上以
綸綍事重以英與王直皆慎密可並任揀入秘閣書
進呈機密奏疏歲戊子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録丁
亥授翰林修撰扈蹕廵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讀戊
戌實録成賜襲衣綵段鈔錠壬寅胡寇犯邊二月
上親征命扈從至潤灤見海五月旋師過威虜鎮李
陵城已四十里 上召諭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
視之復遣錦衣衛官校隨之以行時城中被虜殺掠
燒燬一空惟城北門有石出尺餘掘出拭磨觀之額

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可讀其陰刻達
魯花赤等官姓名明日備奏其故　上曰此碑既鐫
有韃靼姓名異日胡虜見之必以此地爲巳物爾宜
再往擊碎之用火煅沉之於河以絕其爭端英如
吉而往既還奏　上喜謂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
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宜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
伐虜爾試言成功何如對曰胡虜犯邊罪在不宥但
聞　天兵親征必遠走漠北臣願　陛下幸毋入險
窮追也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秀才之言惟不入
窮兵黷武耳復謂曰凡軍民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

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
即令入見母阻　上駐興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小
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曰吾等糧盡必死道路
矣英以爲言且曰此皆壯士也願　陛下宥其過而
與之恩則異日必得其死力　上悅即令兵部尚書
李慶人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甲辰　上復親征
胡虜還榆木川晏駕崩　仁宗在東宫命尚書蹇義
等與英同定喪禮議國政宿内閣凡七日　仁宗嗣
位加恩賜白金綵段八月進秩侍講學士尋陞右春
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明年乞歸省　賜鈔

二千緡俾馳傳而還　宣宗即位常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　命入內閣叅預中秘嘗奏乞分俸養母於家　上允其請宣德庚戌脩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復賜金箱琥珀麒麟帶壬子正月丁內艱十月奪哀還朝寵遇日隆不時召對正統間開經筵爲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之外多有規諫之語修　宣宗實錄與少師

楊士奇楊榮同爲總裁實録成賜白金綵段鞍馬進
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癸亥正月奉
旨出理部事講官如故浙江台寧等有民遭疫死甚
衆　上遣賫香往祀南鎮以禳民厲時浙間久旱英
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
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因作御祭感
應記刻石於廟而還丙寅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
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
事不修激怒　上蒼所致伏望　陛下施賑恤之恩
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沐祈禱以格天心一上

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奏請致仕不許是年七十
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　上是其言不
允戊辰八月　上特旨陞南京禮部尚書明日謝恩
畢內傳旨曰　上以卿久任　先朝多效勤勞陞秩
南京得安佚旣視事南京二年得疾而終是爲景泰
元年春秋七十有五訃聞　賜謚文安在翰林屢爲
會試考官海內名士多出門下爲文章典贍　朝廷
制作多經其筆四方求金石銘誌碑記者接踵其門
酬應不倦詩歌字書人罕能及　國史謂其樂易善
書跌宕不拘小節云

袁旭

袁旭字廷輔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初爲江津令正統初以輔臣薦擢任寧國府守郡故繁劇旭應之裕如次舍多仍元舊歲久日敝旭並新之治署學宫祠宇梁道壯麗甲於諸郡宛溪二橋尤爲百世利賴旭善撫綏雖薦興大役民不告擾壬戌詔舉守令治狀卓異者宴賚凡十人旭與焉尋以涇人程御史誣致口語與督橋工醫官苟存善併逮繫獄斃旭去郡時行橐蕭然其在獄中詩云報國有心懸白日蓋棺無面見黃泉至今父老語當時事猶泫然寃之云

何自學

何自學字思學金谿人資性夙敏舉止異凡兒八歲從鄉先生游讀書數遍輒不忘十五登邑庠弱冠習熟諸書閒爲古文詩章尤渾厚清新有作者步縣試鄉舉登宣德丁未進士第初任刑部河南司主事以賁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故折獄於庶政爲大於是早夜以中正明達自勵盡心獄事時稱明允如辯寃獄白能等事蹟俱入史館編錄值朝廷選刑官之能者分理天下滯獄首被推擇得閩浙既奉勅以往雖山郡海邑惡瘴狂颶有所不憚必親至其地爲疏

理其繫囚二藩既大以遠人得昭雪而蒙其惠者甚衆竣事還未至巳馳聲京師適歷官三載例得推恩貤封復上章乞歸省詔許之且賜以楮幣得恩賜白金悉歸奉二親一毫不入私室榮慶孝義動里閈正統三年爲廷臣推舉陞廣西按察僉事其地乃嶺表百越溪峒猺獞不時竊發剽攻甚則彌之以兵雖得少靖而民已病於餉運自學於所分巡地必大示威信猺獞雖頑然亦知畏服因得減征行之擾其編民亦雜夷獠不通道理每搆訟輒爲譸張詞不可究詰動引百十人連歲不已自學嘗偕奉勅自審錄所部

繫囚其勤慎如在閩淅時夷獠積年久滯之獄咸得
伸理既而丁父憂營葬一如古禮復廬居墓次者三
年釋服調除山西按察僉事其憲體益謹而尤能興
學以教人表廉以厲貪時大同方宿重兵以防控荒
外利害繫於守將分常巡部至其府作書勸其守將
當協和共事者以濟邊功後來事多如其所料人服
其先識未幾復丁母憂歸家山西巡撫及三司連章
謂山西邊事方殷古有金革變禮之制宜奪情何某
以任事詔從所請乃復官未逾月詔陞陝西按察使
既履更法司事任益詳閑於大體洞達其細微及長

外臬司凡端澄聽折表扳刮剔之政以次行之令修於庭戶風行於方岳事方就績以暴疾卒時景泰三年正月年五十有六

黃　矩

黃矩金谿人自幼英邁警敏孝弟根于天衷無意進取斟酌冠婚喪祭四禮行於家賙貧恤孤惟恐或後郡邑屢以材德薦皆以母老辭論者謂其古心古德可與黃叔度陳太丘並稱

王　常

王常臨川人登正統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歷居庸時

沙漠有警常固城守葺要以勤能稱受璽書白金之賜復巡南畿風裁茂著劉儼爲作兩甸觀風記以紀其績

謝輔

謝輔樂安人性聰敏讀書過目成誦正統巳未第進士累官浙江參政金華盜聚入其壘諭以禍福賊感泣扣地遂散輔爲人與物無忤操履端方始終如一

楊貢

楊貢樂安人正統巳未進士歷監察御史按治蘇松歲大饑以便發兌軍米數十萬石以賑民賴更生陞

蘇州知府輕徭薄歛民謂之楊青天

胡九韶

胡九韶崇仁人性重厚刻苦學問動循規矩少從吳康齋遊以道自任爲文務典實不樂浮躁孝弟之聲聞於鄉井卓爲一代之醇儒

羅明

羅明崇仁人少有美質登景泰甲戌進士任御史巡浙西廣西風采凛然以才力著尋以僉事專理廣西軍務蠻獠寇賓州明募兵格戰俘馘甚衆生擒賊首仕至副使歸

謝綬

謝綬字維章撫州府樂安縣人輔之子也登景泰甲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天順四年改刑部貴州司主事六年陞湖廣司員外郎八年陞湖廣司郎中不尚苛刻俱以清慎稱職成化二年陞四川右叅議平崇彭寇尋丁憂十一年起復改廣西適荔浦猺獞叢綬乘機飾師圍於桂山巖同事欲屠之賴綬以全活者萬計請置永安州治事聞徵賞甚隆十六年叅政陝西賑饑民築引流提以利農夫立橫渠祠以崇儒術士民樹碑紀績二十二年轉福建按察使弘治

元年陞廣西右布政使三年轉雲南左布政使本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爲人忠厚不爲赫赫之聲人皆陰受其賜六年改工部右侍郎八年改刑部九年轉左平獄多存仁恕十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十二年三月因災異率南京九卿陳言二十八事俱剴切時弊　上從其議十四年二月申明國子監生給假舊制自弘治十三年以後監生入監凡告假歸者除三年省親照依舊制外其有告回畢姻及搬取者務要坐監半年之上照例定限放回如過違限期照洪武年間事例施行凡違兩月以上者送問并下南監

行之性平易與人不設城府十五年卒於官贈太子少保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君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弼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録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録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足風雨不蔽躬親畊稼手足胼胝非其道

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䟽薦留中數日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 上曰善遂命草勅加束帛遣使詣所居徵聘赴闕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居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帳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與弼堅辭不就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

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

能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辭謝　皇上厚

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寮優閑不必

辭賜文幣酒牢遣内臣牟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

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南陽爲　上

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篤老且病進退

狼狽幸　陛下包荒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

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

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

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乃陳十事復表謝而歸與弼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弼雅重敬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之白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披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嘗舟行遇大風舟幾覆衆

皆驚怖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待耳
及辭職還里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有得
見者問先生因何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吾欲保性
命而已即却客而起未幾石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
悉重譴與弼石所薦也不去能無及乎其先見之明
如此

吳昊

吳昊字仁甫臨川人少穎敏通詩易補天文生成化
間鄱陽童公士昂以太常少卿歷欽天監事薦爲五
官保章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

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服厥命奉天勤民式乾象告
異必直書以奏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　上於此盡
吾心焉耳寮屬有缺必得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
員未嘗備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於奎軫與
今之四正戾其陽經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陰
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　置設而不用
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北極　徃差短以
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昊言授時曆　作至元辛
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　儀象於
觀天最急失今不改恐漸踈而謬詔下禮部議如其

說製木樣測驗久之乃鑄爲新儀更二道環交於儀
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十年以監正秩滿進
太常寺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秩滿又進太常寺卿
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三其爲監副時監正
適缺衆以屬昊於是童公休退久矣昊疏其賢不可
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京禮部尚書再乞休退又
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難得者

陳　勉

陳勉臨川人登成化己丑進士除工部主事提督遵
化鐵廠痛革宿弊陞刑部郎中屢平反大獄出知泉

州補海寇禁水火葬親澆俗漸還以憂去士庶相與立愛民碑官終河東運使長子厥次嬰俱進士第

吳　哲

吳哲臨川人成化壬辰進士任嘉定知縣築堤四十里以捍海潮酌兩京歲額費立小婁塘以便民呼爲吳公市陞監察御史人莫敢撓以私巡兩淮鹽課鬻餘鹽二千餘萬引開各場運河九十八道再巡畿內權寵家侵據民地若干悉復之簡刑興利民免疏離論者謂其得激揚之體

謝　緝

謝緝樂安人成化中進士授醴陵知縣有善政歷刑部主事治獄明愼陞工部郎中治水徐州漕運軍民德之陞知處州府宅心寛厚政尚平易有古循良風年未六十即乞去士民作去思録弟紳以孝行聞詔旌表其閭

王　萱

王萱金谿人幼超穎書過目即成誦登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條陳多所采用嘗視師四川兩平蜀寇擢通政司右叅議以疾卒於京邸

吳世忠

吳世忠字懋貞金谿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右陞湖廣左叅議逆瑾時坐累降山東僉事入爲尚寶少卿陞大理寺丞右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世忠鯁介有文學在科遇事敢言凡薦劾皆愜公論嘗奏方孝孺練子寧之忠宜表祀聞者駭之巡歷荆襄銳意興革豪猾屏跡爲巡撫留心邊務虜在河套出師逐之旣還乒乃以疾辭不居其功凡所得俸餘輒分助諸兄以孝友稱於鄉瑾嘗遣邏卒至湖籬忒誣同官胡姓者以罪胡吳聲相近誤逮世忠世忠隱忍受之不辯亦不復言瑾誅後胡

以告人皆服世忠之器度爲不可及世忠才不逮志而用亦弗究家居一年而卒知者惜之

陳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母常夢吞星而娠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公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爲督學空同李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送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姍笑已病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于虔有所聞盡火舊所爲周易

春秋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乙卯　武宗將南巡衆莫爲計獨與舒梓溪國裳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旨荷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議者壯之庚辰卒業於虔辛巳　世廟即位拔諸諫臣乃補太常癸未進禮部儀制員外郎冊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銜會是時有他甘心者思藉爲媒嗾通事假夷語奏之下　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救弗聽丙戌戍鎮海衛己丑郊祀覃　恩

解還後兩遇　詔得開住致仕凡再履危機而卒不
肯濡滯依違以爲身家之謀而易其討蓋性成然也
歸餘二年六旬内連遭父母兄弟四喪躬親飲含無
遺憾始末師陽明公卓卓衆中篤倫嚴禮實恐玷缺
比務學即謹喪祭正廟制宗法塋域諸役不一他諉
宗族不足者損巳助之間走寧國掃丘隴以畢先志
嘗構别墅術者羨其所窆惻然曰伯父久殯敢私乎
遂舉之而事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旣喪自走越紀其
家踪跡所經結茅忘歸自以爲無地非學無地非友
亦即無地而非講習之處其說主于陽明公以致良

知爲主以格物爲實下手處嘗曰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掯感應於酬酢之迹而不于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云卒年六十九祀學宫卒之夕有星墮居傍殯於家鄰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宫弗震

譚綸

譚綸字子理宜黄人弱冠以儒士應癸卯舉於鄉甲辰聯第進士初任南祠部主事内艱服闋補庫部已遷庫部郎中時倭奴薄留都都下盡人人恐率又儒

怯無敢前獨毅然請募壯士禦却之以知兵名擢守台台東北濱海倭所常出入之地艮綸能治兵郡中有所劃不敢入台境且三年既以治行兼兵功陞按察使之副巡海道寧波既陞右參政仍兼憲職治兵丁外艱尋以廣寇張璉等流刼江西奪情起勦廣寇於江西廣寇平改福建方蹶請得終喪而福建之興化陷於倭尋又奪情起應援興化綸赴興化援蓋以原官在道聞報陞右僉都子督撫勑趣亟行於是亟行入閩而陷興化之倭盡殲綸殲之於渚林無返者自是又勦前後入寇倭於[illegible][illegible]之神前澳於仙遊於

同安於潦浦之玻璃嶺剛寇患既稍稍息綸經略閩事十八欵如處兵將修復五寸寨諸事宜皆疏而得請度可保閩無虞於是懇請補制去服闋起督撫陜西陜西故重邊備虜爲急故急於起用而四川妖賊蔡伯貫等反又急當用四川故又改督撫四川四川妖賊平又經略川事如改施州衛於支羅設隆昌縣於隆橋平宣撫薛氏而改設龍安府於龍安會討逆賊鳳繼祖於武定方一一有成緒而有選兵待兼右僉都督撫兩廣之命於是赴兩廣首討七山諸賊方設營寨數處扼險守要以制諸猺獞之使命尋召還

京尋又轉左侍以總督薊遼蓋　廟堂謂綸才當大用尤當先用之於所難而遼居京左薊爲京師陵寢後門至薊卽圖所以善薊後於是疏請造戰車築邊墻敵臺仍大降火攻具又請選募南兵實塞下兼爲邊方教練師而奏立三大屯營專以戚將軍繼光總理練兵庶幾以戰爲守不復用往時擺邊一切舊套由是薊稱雄鎭東西虜相戒不復敢犯邊歲庚午陞右都兼兵侍辛未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皆協理京營戎政是年冬以疾乞歸明年詔起本兵朝廷始終以兵事用綸綸未嘗以兵事辭兵事每用綸於所難

綸亦未嘗以難辭綸文儒時好道家言貌恂恂而息深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抑不知何以能如此蓋有膽有智有量其用兵有節制有方略故耳

舒化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剛方直諒歷仕多法官持三尺侃侃不阿雖 天子亦嚴憚之化父其爲東陽教諭生化于官舍中父先月蓋夢若麟者入舍云少孤依兄其受經嘗揭齋壁曰天地雖大乃範圍在吾心彼其時志識深遠矣弱冠成進士授衡州府推官讞決明允不以得情故忘矜嘗有事荆門漢水溢堤潰民

廬舍漂溺多艱食輒便宜購粟貸且爲請賑多所全活巳丁毋艱服闋補鳳陽民呰窳不治産復苦種馬歲侵不能具芻藁馬多斃誅殛化請得問以折色償且蠲其最窶者曰總之弗克償柰何其以虛責令民乎民逋乃稍稍蘇當是時淮陽徐沛間諸大徭役率咨化化條上利病率中窾凡獄疑歲久不決者率倚化訊鞫以治行異等徵拜戶科給事中　肅皇峻威斷羣臣震慴化獨謇謇數直諫然持大體不矯爲名高以故　上僤而信之巳持節册蜀藩舟還至巫峽爲盤渦所束衆慄甚化擁節不色動時支羅寨黃中

等構亂乃在楚蜀交當事者或執勦或執撫朝議不能決化馳奏中定首事業受誅即脅從可釋勿治第置兵巡施州而移守備於南坪何亂之敢生楊襄毅大稱善道拜刑科都給事中隆慶初年　穆皇委政臺閣柄臣秉是以恣刑賞多中出化奏言法者承之於天與天下共也夫旣以法與臣矣而誰敢擅之其自任不慊如此會廷議柄臣操筆欲定藁化前把其筆稱不可柄臣屈其詞直事竟寢日至祭南郊聞
上咳聲輒爲推論陰陽抑揚之漸人主宜法天養微陽詞甚切至　上爲竦聽柄臣陰嫉廠衛權倚爲用

大恚曰國家設廠衛徼巡轂下亦惟是禁盜詰姦豈其訶刺百官過若屬虎而冠令得操吏人長短害何可勝言疏入 上心善雖未行亦少逆折奸萌矣寺人李陽春有所愬 上內降從之化縣諫曰臣嘗爲陛下言宜使法信於臣彼臯陶爲士雖舜亦聽其所執以信法也臣既獲請矣 陛下柰何以弗信繼乎 上默然既而鄭司丞履淳李給諫已以言事杖廷下詔獄且斃化奏言是誠狂愚然心忠柰何詒後世以殺直臣名 上悟立出二臣獄陞金吾炳既沒逮其子宵人借釁爭攻訐不止化請加澄察無令禍

蔓是時諸司競爲武健釣名化請遵　祖宗成法罷酷吏蓋務贊主上以平明之治然不以寬故廢法嘗劾奏邊帥某浚所部軍媚虜請亟誅以風示列鎮又發比曹郎某黷貨狀中外凜凜先是路御史楷承相嵩指屬總督順構殺沈光祿鍊已事暴論治如律至是當廷讞柄臣欲陰爲楷地繆謂順寔首惡業論死猶坐楷耶化取獄牘楷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磔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化曰此遺詔意也卽欲勿罪宜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將盡構諸異己者化又力爭不可

於是陰結中貴人稱　詔考察諸諫官訐中化而興化內江交難之無以奪乃出化叅政陝西再疏得致政歸　神宗即位以故秩起山東寔蒞吳吳富室故多佚賦獨累窶人子化爲按覈諸伏賦衡㧛使平已擢山西按察使移病歸已起河南未幾擢太僕卿則又歸已起光祿卿辭不拜已又遷南太常卿乃復起尋遷南大理歷刑部左侍郎故相居正雅法叢藉家譴戍其子矣　上怒猶未釋或援應天試題欲窮治化奮曰某誠擅當辟柰何無端株連詞臣且開是端啓後釁無窮乎　上悟竟弗問化顴骨隆起脩眉方

頎眉光炯炯端凝有常度 上故目屬之巳滇南守
臣獻俘 上御五鳳樓以受化奏詞音吐清洪進退
中式 上愈益心睠會尚書缺故事必廷推請旨
上特手詔用化時廷臣咸服 上明斷能知人化拜
命即爲言王者尚德不尚刑今罪人未及鞫乃先詔
從重戍當已盡律又加辟是使 高皇法不信於後
世而仁愛之意薄也 上稱善時詔修大明會典化
悉取前後絜令增損著爲令以作律數遇大獄悉引
律奏當絕不伺主意爲上下 上益習事慮下欺微
有聞輒遣緹騎械繫至都下連逮證案甚夥顧事多

不核化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爲若好以巳爲是代有
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緣是以飾非　上悔
悟潞王府校尉某以事爲兵馬司吏目鞭笞王不懌
奏聞　上怒甚逮吏目詔獄掠至死又欲繩其捕卒
六七人化奏言吏目秩雖微亦朝廷命官今由廝役
以斃過矣柰何又波及此六七人併死乎　上意少
解　上嘗以雩祀步至郊壇召見諸大臣幄次諭以
天下與朕共此民者惟是守若令宜慎推擇稱朕指
化奏對侃侃有古交儆誼時化名益高忌益衆或使
人搆飛語授南中一二新進橫詆化衆驚憤化顧弗

辯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解爲乎義有去而已遂上書乞歸疾且革猶強起攝衣冠謁祠又披北望拜使其孫伏受命曰吾受國厚恩未報惟爾後之人承吾志

補遺

吳　華

吳華字德輝東鄉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崇明知縣選廣東道御史兩疏建儲　廷杖十二年巡按浙江陞襄陽府知府致仕

洪　範

洪範字邦正金谿人進士弘治末令嘉興有才畧初至三月如不事事者吏卒頗侮之不加笞箠太守目爲庸才及編差糧長太守語節推曰糧長邑之重役洪令不任事君爲代之推曰此令長事也代之彼不堪姑諭之意因召與語範從容應曰某非不能爲但無事不欲擾耳令郡公既相責某當爲之還呼里書集庭中焚香約明日審糧長官與里書有欺謾者明神殛之吏卒前侮慢者復笑之杖而懸諸門復申令曰聞審此役多集人廢時日致多嚇取人財今我每區只用里老二人敢有妄舉里老爲代役毋貸庭中

脩然皆以實舉盡日而畢上諸府守驚曰此重事須日月乃辦何草草乃爾範應曰知縣但爲之盡日足矣範辭還守覆覈里老皆曰自耳目所聞見審此役不擾而辦者獨此令耳守嘆曰賢哉令乎召至府與款語事事明徹吏治平易簡當皆如此吏畏民懷縣中無事其鋤強右弱廉靖寡欲大類繼宗楊守士民爲之語曰洪令楊守承前啟後召爲監察御史終提學副使

劉　頵

劉頵字時彥號洪齋撫州府人正德丁丑進士授開

化令開俗不舉女嚴令禁之舊無城始爲鼎築徵拜

南臺御史丁外艱歸服闋補浙江道御史以議大禮

忤

旨廷杖三十出按廣西時田州岑氏搆亂請兵

督勦親冐矢石斬獲無算奉　勅紀錄功罪惟明惟

允復按貴州以疾乞南歸得　俞旨竟卒卒之日棺

殮無措直指監司郡邑長咸有賻助始克成葬

劉最

劉最字振廷撫州府崇仁人正德丁丑進士授慈利

尹縣介萬山苗夷雜處又値採木之役命使冠蓋相

望最理畫曲當事集而民忘其勞嘉靖初徵拜禮科

給事中時執政欲以定策功要封拜議下抗論其叨天之功事得寢會中璫有以齋醮怙寵者勢張甚乃劾其罔上靡財言甚激直黜判廣德州不已復訐以道假舟夫逮繫詔獄久之始得解戍致疾將革家人有環泣顧天呼屈者睜目而語曰吾數盡自往孰殺我耶遂瞑目而化

劉世亨

劉世亨臨川人進士知涇縣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又捐冗費禁取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闢墾荒塞因山有澤聽自利勿禁鄉有約

約有長副申　高皇帝大訓衍廣之月朔燕見諸生
攷問德業彬彬蹌蹌士民風焉華訟師搜吏弊胥徒
凛若負霜復令諸鄉募武勇趫徤必如格令巨室主
之據要走險寇至輒警警輒獲邑有虎爲文禱之虎
負子奔去乃飭村落儲水慎火儲偃慎水于是民視
令若在襁褓人爲之慈毋嚴師也以選部召涇男女
耄倪走數百里泣祖于江之釆石即其他亭馬歸而
四鄉民各祠諸其鄉東茹麻北鼓樓南妙峯西下方
若一云

易　文

易文江西臨川人年十五廩于庠直指秦公武觀風拔異等以天下士相期巳試棘闈秦公巳擬定第一人有慊其卷之過奇者而不果明年以選貢第一卒業辟雍數困于京闈嘗走謁秦公里謝知巳秦公撫手嘆曰是我誤爾巳而領丞高淳會署縣篆堂皇公廨學宮先後經營脩葺藉以落成苟利于民者髮膚無愛建堤捍災民比于蘇堤淹通五經所授門徒多書詩春秋丞高淳三年甚爲當道所推重鬱鬱不得志竟拂衣歸歸里生徒雲集所著書詩春秋大義秋潭集若干卷

章衮

章衮字汝明臨川縣人嘉靖二年進士除山東道御史督學南畿以建言降建寧府推官陞松江府同知累陞陜西提學副使致仕

黃希憲

黃希憲金谿人登嘉靖癸丑進士萬曆丁丑擢知嘉興府以清白自盟置天鑒簿登記贖鍰毫不自私聽訟必情理相參有欺罔者以三尺按之不少貸又勤於課士躬親校藝時爲諭俗文以諷戒小民一時民知向方水旱步禱屢有靈應人以爲積誠所感

曾佩

曾佩字德甫臨川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由行人選山東道御史巡視兩關巡按福建刷卷南畿疏乞建儲開講忤　旨詔獄遣戍廣東隆慶元年　詔復職致仕

周孔教

周孔教號懷魯臨川人中萬曆庚辰會試授福清知縣丁憂復除臨海縣選授浙江道御史差長蘆巡鹽辛卯巡按河南丁憂補河南道乙酉北直提學陞太僕少卿以左通政擢右僉都史巡撫應天晉右副都

御史總理河道已酉回籍癸丑卒剔歷中外綽有能聲而巡撫江南寬嚴得體地方至今思之

湯顯祖

湯顯祖字義仍臨川人十三歲補邑弟子員已能爲古文詞讀諸史百家諸書庚午舉于鄉癸未舉進士時相蒲州蘇州兩公子皆中進士爲顯祖同門友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館選而卒不應樂留都山川乞得南太常博士轉南祠部郎謂兩執政進私人而塞言者路抗疏論之謫粵之徐聞尉徐聞吞吐大海白日不朗紅霧四障人盡危之夷然就道久之轉遂昌令

在萬山中土風淳美相與士壽鉗劇罷析楊摵科條省
期會一意拊摩噢咻乳哺而翼覆之用得民和日進
青衿子秀揚搉論議斧藻切劘之爲兢兢一時醇吏
聲爲兩浙冠而以倜儻夷易不能希韝鞠脆睨長吏
色而得其便計偕之日向吏部堂告歸留之不得已
抵家浙開府以復偁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學薦不出
已無意仕路而忌者不察遂于辛丑大計褫奪其官
比有從旁解之者曰遂昌元無小草意當事者曰此
君高尚吾正欲成其遠志耳家居于所居之側小結
菟裘與其兩尊人居柔氣愉色逆所欲甚而先意爲

之性喜獎與後進又喜任遼急人之難甚于巳不以貧無力辭其食貧二十餘年而阮嘯自如萊舞無闕易簀之夕尚爲孺子哭命以麻衣冠就歛長子士遴有異才肝膽酷似其父年十九早亡季子開遠乙夘舉於鄉